



责编:卞唯伟 美编:陈恩武 组版:郝莎莎

金潭:探秘文人画中的第一位“行家”钱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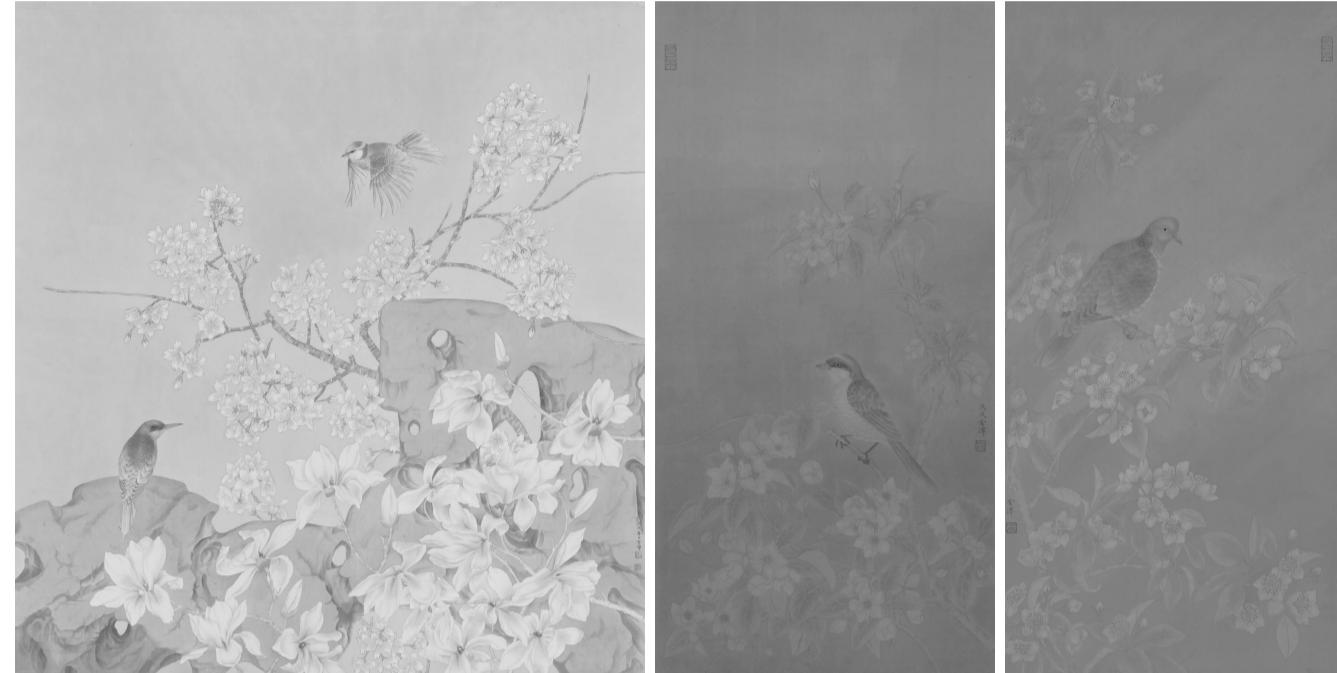


金潭

1988年出生于江苏南通。2014年考入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中国画专业,师从喻慧教授。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会员,江苏省美协会员。

参展记录:

2015年《时代风华——第二届江苏高校美术优秀作品展》优秀奖 南京
2016年《江苏省首届高校百名青年艺术家联展》入选 南京
2017年《蜃楼艺事》青蓝美术馆 南京
2017年《江苏艺术双年展》南京
2017年《精彩江苏——现代艺术家作品欧洲巡展》新人奖 南京
2018年《城市之光——金潭工笔花鸟展》个展艺术馆 南通
2018年《仁者心动过——当代名家官扇邀请展》青蓝美术馆 南京
2018年《诸子2018·工行记——新生代工笔画家展》诸子美术馆 南京
2019年《慧林心田——喻慧师生作品展》江苏大剧院美术馆 南京
2019年《花语江南》金陵美术馆 南京



《玉兰双禽》120×130cm 绢本2019 《花鸟四条之四》66×33cm 绢本2017 《花鸟四条之三》66×33cm 绢本2017

宋元之际的文人水墨画是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钱选,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代表画家,他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钱选无论是在山水画、人物画亦或是花鸟画上都有重大的成就,特别是在花鸟画上,钱选有着强烈的独具一格的个人艺术特征。他使赋色艳丽华美的两宋院体画发展出具有文人审美格调的新气象。其画风也在当时的动荡年代中有着演变与发展。

南宋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后世数个朝代都难以企及。在这繁华的年代,整个社会必然被繁荣而笼罩,这个时代的艺术品也是追求繁荣富贵。而后元朝入主中原,原本作为社会政治精英阶层的文人得不到尊重,钱选这一类的文人选择隐世。这种隐世对钱选来说是无奈且向往之举。在这种背景下,钱选过上了清心寡欲的生活。

在南宋,程朱理学作为文化领域的主流思想,长期熏陶着“士夫”画家,进而影响着画家的艺术创造。在南宋画坛上自上而下地推崇院体画,主张用笔细腻工致,注重写实,强调赋色华贵。钱选所做的《八花图》卷或多或少就有这些特点。然而,到了元代,“复古”之风兴起。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古”往往作为“今”的镜子,当文人对时下之风有所非议或排斥时,“古”便作为最恒定的参照系被评论者所钟爱,时时提及以拒流弊。自五代开始,绘画便分为“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在宋代,以黄家富贵为代表的院体画家,具备高超的绘画技巧,服务于皇室贵族。这一风格受统治阶层所青睐。而以“徐熙野逸”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以“墨戏”为趣,讲求对情感的表现,弱化技法的修炼。苏轼、米芾便是此中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苏轼还是米芾都是史上公认的大书法家,他们的“墨戏”讲求以书入画,没有良好的书法功底去画写意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南宋时,钱选是景定年间乡贡进士,从身份上来说钱选属于“士”阶层,从其参加乡贡进士考试可知钱选在当时有出仕为官的打算。因此,他的画风在当时符合主流院体画特点。元代,废除科举考试,取消画院制度,在客观上不利于院体画工致画风的发展,也在客观上,为失意文人的“墨戏”提供了生长的温床。整个元初提倡的“复古”之风,恰恰与钱选当时的心境产生共鸣,

《梨花图》卷、《花鸟画三段》卷便是钱选后期花鸟画风的体现。

元代遗民画家分为两派,钱选属于“温和派”。还有如郑思肖那样的“激进派”,这一派主要通过绘画梅兰竹菊来表达自己的格调和气节,他们不在意绘画本身,而是以绘画舒发自己的心迹。钱选在宋亡后,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对元统治者采取不反抗不合作的态度,但也坚守着“不食周粟”的气节。始终以一种不卑不亢、不怒不怨、不争无为的平淡心态面对现实。正是这一种坦然平淡的心态,使他的画作呈现一种置身红尘却超然物外之感。

提到元代美术史,赵孟頫是不可回避的人物,他与钱选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并称“吴兴八骏”“吴兴三绝”。赵孟頫在《送吴幼清南还序》中提到:“钱选舜举……吾友也”。黄公望在《浮玉山居图》中有跋云:“雪溪翁吴兴硕学……不特师其画。”元代张羽也曾说“吴兴公蚤岁得画法于舜举。”董其昌在《画旨》也有说:“钱舜举山水师赵令穰……赵文敏尝从之问法。”此处并不对钱赵二人师徒关系做考量,但这些证据却可以看出二人往来密切。二人对元初绘画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人对“复古”绘画思想的提出与实践,尽管道路不同,却也殊途同归。后世史书上记载的钱赵交恶,为道学家贬赵孟頫折节之用,不需多证。钱选大赵孟頫十余岁,二人亦师亦友,年轻赵孟頫在艺术领域的思想也必然会影响着钱选。

1295年,赵孟頫自燕京南归,并带回了他在中国北方搜集的大量画迹和古器物。其中有王维、大小李将军、董源、李成的山水,黄筌父子和徽宗的花鸟等等。这些作品必然会在吴兴绘画界传阅,这些都为“复古”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一“复古运动”的兴起也必然引起作为文化中心的南方画坛所震动。这种颠覆性的震动,迫使画家们寻求新的道路,钱选在这股风潮中进行了艺术尝试,创作出异于《八花图》卷的《花鸟画三段》卷。但是,通过与这些画作的对比,可以看出钱选较赵孟頫在艺术上的变革是温和渐进的,更多的是以自身的修养和审美趣味去修正南宋院体画的奢华富贵之风。这也许是钱选性格所致,平淡的性格创作出古朴淡雅的画作。

此外,在元初期,绘画风格并未变化到

后来元代文人画“尚意”的艺术风格,直到“元四家”,艺术创造才更加地具有写意的特征。赵孟頫提出的“以书入画”也是在1310年前后,而他枯木竹石的艺术作品也是在大德初年才开始大量创作的。在钱选所处的年代,新生的艺术审美取向并未完全脱离宋代自然主义的绘画观念,并且也没有对忘形求意、书画同源等艺术理念达成共识。

钱选在宋末为乡贡进士,未出仕,具备文人素养,黄公望称其为“吴兴硕学”。同时,钱选研习两宋画技,上溯晋唐,是一个技法高超的画家。作为一个文人,钱选的绘画不是为皇室服务,其绘画必然会有别于院体的审美方向;作为一个“内行”画家,师承关系清晰,高超的技法也使钱选的作品有别于“墨戏”。此处总结钱选的审美品质与艺术取向:反对毫无技巧的外行画,放弃南宋自然主义的刻板勾勒。追求“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道,空善赋彩,谓非妙也。”

钱选作为“文人画”中的第一位“行家”,其文人气质必然会使传统工笔花鸟画开拓出新的方向。从《八花图》卷、《梨花图》卷与《花鸟画三段》卷这三幅画作风格的变化,可以看出钱选的挥发风格由工致严谨、设色浓艳富贵到舒放飘逸、设色淡雅朴素。其晚期作品营造出平淡静谧之境。在他晚期的花鸟画作品中一直以“淡”“薄”作为主要的设色手法,也明确了“淡”为其审美取向。

钱选对工笔花鸟画的发展可以得知,“文人审美趣味”并非仅只有水墨写意这一种表达途径。在工笔技法体系内,通过绘画本体的某些因素也能体现出这一趣味,这一趣味已经超过了技法的范畴。正如后世轻工重写意,这一观点便是错误的。钱选将文人审美趣味带入工笔画,使线条、设色、气息都有了新的变化,将工笔花鸟画发展到了新的高度。钱选的作品不仅有着宋画重刻画、经营位置、细致工谨、重视作品形式感等特点,也有着元代绘画的清逸。追求“有艺有道”。正是受这样的艺术观的影响,钱选在传统工笔花鸟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平淡、士气的艺术特征,呈现出清雅的文人格调。

(本文有删节)



《天鹅湖2》33×66cm 纸本镜片2022